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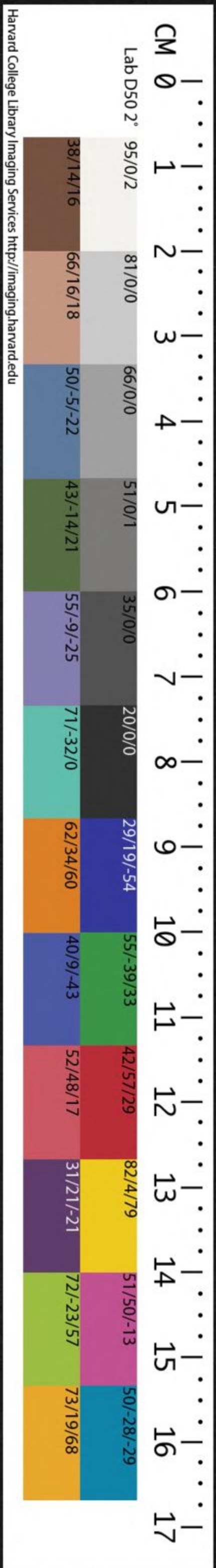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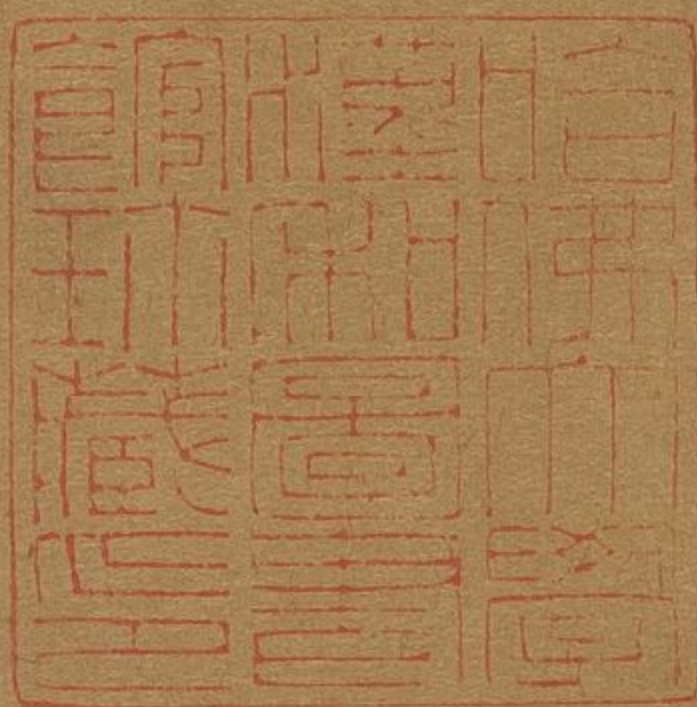
卷一百三十九之四十五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359

T 2455/21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房張李列傳第八十四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同高 等奉

勅重校刊

房瑄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瑄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

睦州司戶參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
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
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
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
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瑄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卽拜文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
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
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瑄既有
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

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楊國
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
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
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
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
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
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闊大言
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
何哉對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人曰監國

而瑄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恩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

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摠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哲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裒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詫曰彼曳

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衰
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
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
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
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
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賅謝爲有司劾
治瑄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爲太子
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
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善瑄者
暴其言于朝瑄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

以瑄虛言浮誕內鞅鞅挾當霄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
出瑄爲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勅
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卽治府爲營吏
攘民居相淆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
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
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
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
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
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橈故功名隳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

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爲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

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旣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瑄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贅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旣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餉卽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啓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

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臯率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卽謂闢曰向夢公爲上相儀

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諡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諡乃定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卽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

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復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執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給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曷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權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

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鑄起布衣二暮至宰相居身
廉不殖貨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
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
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
中有真倣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
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舅子
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
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
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

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
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
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允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
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
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
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
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
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
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
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

斥置斬春郡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主已
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
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
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
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
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
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
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微地

豕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膏從之徒
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
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
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
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
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
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
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
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
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

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
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
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
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
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
北並塞與光弼相倚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
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
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
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
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
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
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
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
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
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
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
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
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代宗

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衮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覘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饋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准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旣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二三年拜中書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貴人情

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必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
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旣彫耗員何可復泌
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
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
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
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
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
條奏中朝宮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
一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
而所收科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員奉至
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宮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
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
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
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
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
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
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収其公廨
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
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郤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
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

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郅國爲

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

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

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

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禳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輜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口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玼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揚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旣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撻其條以自疏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杰其室士議譴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爲太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巨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略財貲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

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且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
先啓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與按之元與與繁素
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
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
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
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
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
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
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

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切言好鬼道以
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
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按其近實
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十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宋宋祁撰

皇明朝

大夫國子監祭酒

蕭良有

承

重

郎

司業

臣葉向高

等奏

勅重校刊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昊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遙領劔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劔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

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劔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詔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

更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乂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乂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二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

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
一二夷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
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卽克
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
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
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醕侍老有獻降西
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
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
丞安祿山反竇廷芝奔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
卽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過授陝郡太守陝虢防
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
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
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旣而乞骸骨
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
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
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
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
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
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
卿以病臥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

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諡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諡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嘗自爲父碑文有鵠樂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

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繆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爲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爲歛葬由是寔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遂巡失億兆心則大事

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卽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旣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克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判

宮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月卒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旣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旣衆吏白俸簿凡二

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間世些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旣逾月房瑄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世年旣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

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
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
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
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
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
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
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
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卽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橐
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

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僖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紆爲同州刺史奏署判
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紆奔奉
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
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
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
末方鎮之副多自選於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
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
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
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

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募府再遷監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脩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

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卽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

人程氏財雄干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义困厚分貲
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
尉採訪使韋陟署為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
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
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
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
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
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
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
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

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
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
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為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
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
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
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
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為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為郎
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為人求官諲奏為藍田尉
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為
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

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
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
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
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
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
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
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
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
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
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怵於賞而財不

足更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後因泰
芝過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
追泰芝還京旣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
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
州後泰芝終以贓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諲爲治不急細
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
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
不平旣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卽妄奏置軍湖南
非便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
之顯條其罪諲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諲在

朝不稱任職相反爲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
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諛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更哀錢十
萬徙祠府西始諛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
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有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
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諡在
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
戰而霸而諡曰文冀缺之恪審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
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諡非古也漢
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

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與參用
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
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
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跡無
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
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
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
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諡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
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彊嗜利不

知大體諍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
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為治也遵慶寡疵
中人之賢與

唐書卷一百四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宋宋祈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司業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樗博中宗在
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儲給
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
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
官汪生光遠勇決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

為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為吐蕃弔祭使
 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
 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
 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
 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由
 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廐馬二千出奔
 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
 囚皆逸光遠以為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
 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
 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

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為
 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
 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滿徂其前
 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俘一
 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扈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
 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為魏州
 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
 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崧拒賊子儀不救戰不
 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崧召我而不出何也光
 遠信之斬處崧處崧善戰衆倚以為重及死人益危魏

城經袁知泰能元浩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
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
嘉延反陷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
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賊郭愔等掠州縣峙
五堡光遠至遣官喻降之既而沈飲不親事情等陰約
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
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劔南會段子璋反東川李奐敗走
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
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
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璠語
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
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
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
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
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
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
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
層羸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
數月爲下盜費略盡帝聞卽以景山爲太原尹封南陽

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千隱衆大懼而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將黃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京爲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謚曰敬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覲瓘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餼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

入帝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改衛尉卿會率羣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瑒持異帝怒貶渠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蕃以上親及壻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卽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彊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使思明遣子朝儀夜襲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諷將吏留已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歸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胄以勇票隸江淮都統李垣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問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內密充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卽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旣失澄而崇暉復敗繇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日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比河陽李芄使偏將雍希顥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顥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顥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一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閔不發閱旬

口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之墨經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六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樞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興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權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綬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之全義素懦貪無紀律爲下靳狎詔未下軍中徧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藝生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

文誅亂首衆乃定全義得赴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澗德宗以文場素爲全義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況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旣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澗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澗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宦人共掩

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爲卽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
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恩
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關下託疾不入謁司
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
必殺敵乃爲功邪還屯夏州中人卽第宴賚然卒不見
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旣
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
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
哉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處好學
由進士第歷御史祕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
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貞元後藩臣闕德宗必取本軍
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獍得志又善附迎中人會
長榮卒卽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旣得志寔恣不道至
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
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去官從
史卽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領澤潞因詔
討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拔軍中又高
芻粟直以售度支卽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
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對壘從

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瓘多出寶帶奇玩夸之從史資沓
猥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垕謀敕承
瓘圖之承瓘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
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
烏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
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
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
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闕詔表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
兵法頗以感槩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

崇文異其才檄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
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於羊灌擢拜
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中
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瓘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
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瓘已執
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
矣公等宜自安卽脫鎧揖而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
間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討吳元濟也
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隋節度使遏
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

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
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爲右衛大將
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
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漑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
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疽發首不能事
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霞寓位旣高言
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
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詔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
覆自任類此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終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第六十七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肅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 侍奉

勅重校刊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潛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
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劔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
謚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戶曹叅軍舉
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
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

國子祭酒出爲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
儒者非禦侮才還爲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
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
素房瑄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
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襄國公張皇后
挾李輔國變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
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爲太子少傅明
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
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
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
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
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
始天寶亂肅宗卽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
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
其公解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
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
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宦者魚
朝恩判國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
其選卽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

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
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
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
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
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叅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
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
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
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感柄外移漸不可久其
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
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
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
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
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
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
至月千緡而山劔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
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
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
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卽
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歛也詔百官如第
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諡曰文貞比部

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哀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諡曰文簡縮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卽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命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哀爭議不平哀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哀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哀哀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

吏誠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
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袞三年漢文帝
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
臣不忍旣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
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
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
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
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
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充曰禮
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

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
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
甫指之謂衆曰臣哭丑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
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註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吹河
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
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
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
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
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是
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卽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

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
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巧填委故官賞繆紊未
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
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衰當國懲其敝凡奏請
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
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
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
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
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
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

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
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
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
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
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
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
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承旨
若還第卽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
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
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

菽粟受而緘鑄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
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
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
植使卽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
覃同時爲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
疏論執譽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鏘判度支
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鏘又請天下所納鹽酒
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
瘵往雖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鏘鏘懼

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
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
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
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
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旣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
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
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
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昔德宗嘗
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
童丕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佗

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
綈履革鳥集上書囊爲殿惟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
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
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
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
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
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
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時朝廷悉收
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
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
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
融等羈旅塞蹟願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
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
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爲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
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
書左僕射

倭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絜矜已之清視賊負者若
讎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
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恤也倭至謂屬吏曰此
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貨

物益饒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旣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倭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倭之爲也時天子失德倭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爲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縶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倭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淺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

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
渾瑊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
索所在渾瑊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
名向爲賊汙且載於文從弋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
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
用李元平守汝州渾瑊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
禽何賊之攘旣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
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瑊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
下當擇百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

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
作帶誤毀一鈎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
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瑊曰陛下
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
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
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瑊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
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
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
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
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瑊爲

澆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澆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卽日詔付外施行疾聞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旣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簿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詭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

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垪引直文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練爲聖拒

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貴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怠不同學卽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金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誚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爲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

建言當徙醜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
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
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
過尚當被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
之亂與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償怨
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
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三年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
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
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

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丁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
厚入見卽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
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一~~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
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
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
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
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
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
猶豫未卽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
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

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
鉢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
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爲別駕者
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
官朱紫淆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
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白力機政然驟信輕改
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
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
橫議邪卽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寶易

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
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卽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
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
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
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
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
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
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
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剋
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

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卷爲拾遺時撰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建中末爲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

說渾瑊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涼爲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叅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欵塞隋五上疏請脩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脩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

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脩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將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判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為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

贊曰縮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終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高元李慕薛崔戴王徐郝辛列傳第六十八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
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
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
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
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群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

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
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知荒踣監軍諸將
不恤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
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
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
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耻帝領之俄遷
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日帝以諸王分
鎮適盛言不可俄而來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
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
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
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未幾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劔南為
兩節度百姓傲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劔
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
而西經羗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劔南
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
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
夷獠日雖小定而疲瘠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
成都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成都彭蜀漢四
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傲可見而言利者

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劔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

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唐僖宗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旣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哀哀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宋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

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教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授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

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戾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

徒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
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
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
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
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
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汗憤悵上皇
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
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彊以
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斲
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
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盡苦時有不聞廢芻良馬宮
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譔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
大業聽而不馱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顛官怡愉天
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
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
寇盜彊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
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
決於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
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
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

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
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
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歎歎自處
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
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大明太信耳夫大明則見
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
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
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
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
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

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
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
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
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
將來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
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
為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
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
剽賊五千瘞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
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

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
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
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叅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
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
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
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
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待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
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
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
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
後家瀆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
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
戲更曰聱叟彼謂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
笊箸而盡船獨聱斷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
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笊箸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
斷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
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慙帶乎笊
箸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斷於鄰里吾又
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
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

爲語曰能帶笈箝全獨而保生能學聳齧保宗而全家
聳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
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
困甚不忍加賦卽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
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
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
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
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
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
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
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擘養之旣長以悌聞擢明
經遷累大理評事爲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
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
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
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
埽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
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
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

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
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
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
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
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
之居二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
舍承因得任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玠姚愔
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
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章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使

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
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釜秩苛
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
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爲欺倫閱實工員
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劔南節度行軍司馬
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
西人賴濟中宦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
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禪將康
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
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息乃擊禽

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官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聞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絕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曾曠悅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旨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以狩奉天及杞敗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擇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諡曰肅

薛珪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

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
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
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
察使惡其繫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
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
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
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卽拜珏刺史
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
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
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
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
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爲萬年令珏使
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
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
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竇參
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
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
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
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
刻遣之至鎮州直發千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州節度使合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祕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漑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卽真碁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

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
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
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
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翊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
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
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曆中擢容
管經畧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隸南陽魯炆炆敗績
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挺爲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
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承更誘贖因陷城

邑遂據容州前經畧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僞
治藤梧翊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容治它所必
得容乃止卽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
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
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祇自敗耳翊
曰大夫卽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
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翊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
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激止之輒匿不發戰
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
州以定餘亂翊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覃問道去復遣

將李寔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
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翊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
乘間來襲翊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
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
中兵乘邊召翊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
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
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
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
討李希烈次涇水京兆主供擬饗敗肉腐衆怒曰食是
而討賊乎逐叛翊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

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旣至開田
二十餘屯脩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
吳少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肅翊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
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訾子正雅字光謙行謹
飭爲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
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
能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
爲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
贈左散騎常侍翊兄翊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

宗目爲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忠惠

翊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
皆中歷臺省夔人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爲
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
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
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
使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卽拜河南尹遷宣
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
張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
遣樊壽以舟師扼青陽儔遲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

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爲
盜區凝以彊弩拒采石張凝幟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
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大宴謂涓曰
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意銳日趨四舍至
南陵未食卽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
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凝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
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
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人民舍奪
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
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

宜上疾不視事以狀勝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旣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臯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臯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

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註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璫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贖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夔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鄒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

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
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
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築橫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
中純曰此國耻也卽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
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
爲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
致仕帝召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
高其節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
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
郗之間矣末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歷

王虔休李元晉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略觀
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阻山剽劫士美討平之
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
咨逮出爲鄂岳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
宥主後務偃蹇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
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卽爲辦裝宥惶
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
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
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又
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

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卽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爲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爲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肅後更諡懿祕爲大官居

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
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
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終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來田侯崔巖列傳第六十九

宋宋祈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臣葉向高 等奉

勅重校刊

來瑱邠州來壽人父曜奮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
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瑱略知書
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
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
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

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垺薦之興塊次
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完堦
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
也拜城下泣且弔瑱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爲來
嚮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徙
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炁會嗣號王巨表炁方固守乃
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
情恟懼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
節度兩京平封潁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徙河西未
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號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

守使明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翽徙瑱山南
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
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
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瑱還瑱安襄漢
士亦宜其政因諷衆留已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
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以
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隨郢六州節度俄而仲昇
與賊戰申州爲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呂諲病瑱顧
望不卽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行軍司馬裴茂表其狀且
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卽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

然遂改瑱淮西申安蘄黃光沔兼河南南陳豫許鄭汴曹
宋穎泗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茂襄鄧等七
州防禦使代瑱瑱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
諷衆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
密詔茂圖之茂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瑱
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茂以兵脅
代是無名也茂智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
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茂督
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
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詔還鎮此州乃以詔書

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瑱走旗
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旁萬
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茂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
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
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瑱與賊合故陷
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尉員外置及鄂賜
死籍其家瑱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郎殷亮
獨後至哭尸側爲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
流秦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

聞瑱死乃還襲襄州別將李昭禦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梁崇義不相臣崇義殺昭帝以崇義爲節度使代瑱既而爲瑱立祠四時致饗避瑱廳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廣德元年追復官爵裴茂者始以蔭爲京兆司錄參軍瑱鎮陝州引爲判官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遇之厚及瑱私漢上茂欲得其處故背瑱言狀帝倚以圖瑱而性輕褊少謀師與給用無節及賊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

李嗣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真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畧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缸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窟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于營復攻敬缸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

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撤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

副將李正己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確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衆怨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進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敕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論悅之薦爲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勞耳白其寃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爲折衝郎將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旣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爲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爲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

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雜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旣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謀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舉迎入成都以夸于軍來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又爲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丐大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旣用英又矣英又恨之始署事卽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又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卽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負阻英又乃自將討

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又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又反輒居先帝舊宮乃進薄成都英又陣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英幹爲左軍嘉琳爲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卽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又不勝走靈池爲韓澄所殺於是劔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爲山西劔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閬中數騰書陳英又罪嘉寧方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卽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束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繪錦數萬辭卑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是寧與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山西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旣還朝遂爲節度使大曆三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

驟擢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久兵變疆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爲汙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卽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怒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寧申救於帝又素事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未忍發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邰覆沒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卽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寧擅制朝廷矣

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西蜀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趨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鄜坊丹延州都

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
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翊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
顏杜從政呂希倩皆炎暑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
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卽奏希倩無綏邊才而
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
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
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
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翊赴難時
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輒迂久翊懼賊
追卽呼曰旣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卽諷翊以聞會

泚行反間而除柳公綽爲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
記康湛爲蓋屋尉初逼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
寧初無效順心向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
所與賊書及狀明甚若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
矣因俯伏獻欵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
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
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
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
死籍其家中外寃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資云貞元
十一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

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卽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卽旣降詔隸劔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旣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繪四子蠡黠

確顏皆擢進士第蠡字越卿開成中爲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堯字野夫乾符中爲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興堯簡悅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爲卽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髡其髮鬻堯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

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
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
蠲絜意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擢員
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顏位皆郎中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爲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
材表爲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
功然輕躁多姦謀以便佞自將累爲興州刺史震卒以
礪權主留府事遺言爲之卽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
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爲礪資淺士望輕不
宜授節制帝不從礪在位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

惡鳳州刺史馬勛卽誣奏貶賀州司戶叅軍劉闢反以
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
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
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
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斂悉蠲除
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終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元王黎楊嚴實列傳第七十

宋宋祈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
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為元氏載少
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
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鑑監選黔中苗晉卿東
都留守皆署判官寔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

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
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
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
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
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
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
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
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
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
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

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
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
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
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件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
教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
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裒關輔河東
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
上春還可以避寇戎患載以議入卽從前敕所由吏於
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
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

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且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番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

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徙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又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

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
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
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
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
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
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
部侍郎袁傜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
辨端日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
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
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祖公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

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禁
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
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妓妾爲倡優褻戲
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
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宮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
是女真一少爲尼沒人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
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
帝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
吏許初楊皎紀愔等合貲以葬諡曰荒後改曰成縱載
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載

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縝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

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州載子弟親黨故載廢得其謀

初載盛時人皆疾狀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筥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章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

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
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
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
副元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緡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
仙也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
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
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緡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緡
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
朝天子拱手緡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
載亦疾其凌靳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緡折幹
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緡素奉佛不如葷食肉晚
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
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
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緡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
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
門日百餘饌饌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
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馱幸其去則橫
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
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

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
得筮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
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貨貨縉爲上
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
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
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
中造盂蘭盆綴飾鏤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
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饒吹鼓舞
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
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

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
戚尼姘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
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法
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老不加刑乃貶括
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
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
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
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於
是禮儀判官薛頴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

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卽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頌崇敬等曰頌等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宐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

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頌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於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

訓言取玄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禘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頌等所建頌等曰景皇帝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鮌顓頊昌意爲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舜封之邵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卽有邵家

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所祀皆
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旣用玄說
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
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
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
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
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
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桃反配天地禮不
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晉體大以比元氣舍
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土之始
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牲牲用犢則誠兆於
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
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
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
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
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
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馱
爲日旣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
則樞紐上帝侑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

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
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園丘上與
天匹會謂園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
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疆兵挾弱主制
海內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
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
人塗炭汎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
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
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願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
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

不盡愚議聞代宗不韙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
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頰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
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
福門觀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
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爲桂管觀察
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
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
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旣而霖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
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磴八十餘所幹
性貪暴旣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

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卽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旣行市人數百羣謀投礫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陪冒財賄貲產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卽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炎美須眉峻風襁文藻

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呂崇賁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脩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已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

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卽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卽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叅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

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劔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

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

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
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
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興
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
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
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
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
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
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李
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

之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勻邠土農桑地著之安
從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旣亡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
寘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
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
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愴旱人情騷攜
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
士當受春服者皆卽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
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
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荆南節度
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

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傳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后帝自惡之非它過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已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

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爲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個彊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爲尚書左僕射旣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休爲京兆少尹令伺郢過

休反與對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賕賂狼籍故杞引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旣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忤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吏曰平厲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嗤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諲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之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

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卽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卽奏舊

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餼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獲不酬費況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大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土布帛給田者合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

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人徒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

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寃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慙忽忽歲餘卒寶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誣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譙讓少游慙往謁參參不顧卽去婺州刺史鄧珽盜贓八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彞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彞參往按直

其侵鯁彝後佐曹王臯以幹直聞者也入爲御史中丞
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
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
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稟參嘗爲大理司直故
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
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
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
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含垢不忍
發其息容得傳襲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
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

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
支爲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
黨多所調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
畏實賂帝親近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
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
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
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
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山初陸贄與參不平吳
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舅嗣虢王則之

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贊帝得其姦遂申爲道州司馬不
浹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
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
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贊雖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
驪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貲產
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贊固爭法有首從首
原則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
矧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
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
誦寶金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又道謹必
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
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祕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
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
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
譔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
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
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贄自恃勁正屢
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
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

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爲眞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贄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滹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贄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

禍不敢行喪服

贄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闔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七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馱炎牽連載勢與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鄧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終

部書

帝宥之內

